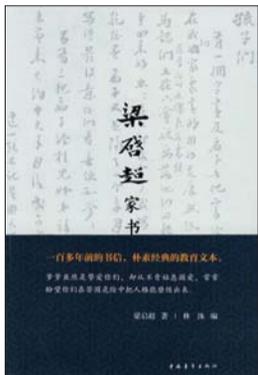


【名家阅读】

梁启超的“知”

□顾则徐



从志趣的读书,通常就是求知和研究。从梁启超读,这方面有极大好处。所以,不妨专门谈一下梁启超的“知”。所谓“知”,核心是思想。思想而得演绎者,便是学术;学术可以有标准的不同,但演绎则是一致。有思想者较多,进行演绎者较少。所谓思想,有平常与创见之分;平常之思想人人而有之,故可谓人人皆为哲人;创见之思想并非人人皆有,故不可谓人人皆为哲人。虽有创见,没有演绎就只是话语,并非学术。孔子“述而不作”,是他的口头学术,他的学生给予记录而成《论语》,是他学生完成了作的工夫。

中国之学术,战国为一大变,两汉为一大变,之后虽然有种种变迁,诸种变迁甚至称为革命亦可,但只有到清末方可以称为又一大变。在这一大变中,梁启超是个关键人物。

所谓大变,在基础层面有这样几个方面:一是语言,翻译语、外来语与传统本土语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交汇,虽然与梁启超同时不乏人物,比如突出贡献者有严复,但终

究还是梁启超贡献更多。另有一点,梁启超还打破了雅言与俗语的界限,“五四”时期白话文运动其实在梁启超时已经悄悄打好基础。二是逻辑,中国传统的模糊演绎到梁启超,发生了鲜明的论理学过渡。三是文法,梁启超不仅“笔下常带感情”,打破了传统的僵硬文章风气,而且还有大量摒弃“感情”的条理辨析。总之,自梁启超之后,中国文章、著作风气豁然大变,进入了焕然一新时代。

所谓大变,在学科方面梁启超的贡献几乎是全方位的,主要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:一,梁启超完成了从经学、子学到哲学的转型。梁启超不仅第一次总结了以经学、子学为主干的学术史,而且进行了跟西方哲学的对接,奠定了中国思想的哲学化基础。二,梁启超完成了现代政治学、法学的奠基,其中尤以国家学说、阶级学说、宪政学说、自由学说、革命学说最为重要。三,中国史学不仅自梁启超进入了“新史学”阶段,而且第一次被完整地放到了整个人类史、世界史中进行互动考

察。四,中国文学也由梁启超推向了新文学阶段,相应的还有新音乐的提倡。五,现代民族学在梁启超时期获得奠基,民族国家思想获得奠定,同时社会学、民俗学也获得了现代意义的进步。六,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财政学、货币学由梁启超奠基。七,现代教育被开创和奠基。八,新闻学不仅在梁启超时期获得奠基,而且至今没有企及的高度。九,佛学成就及其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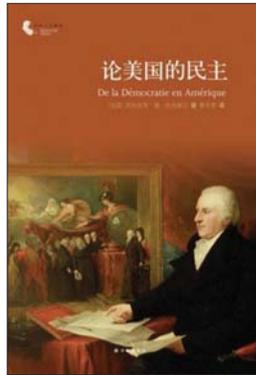
以上是梁启超之“知”的主要方面及其概略的介绍。既然如此,仅仅从他本人而言,读他便是极其愉悦的人生快事。就阅读效率而言,读了梁启超,再读同时之人如康有为、谭嗣同、严复、章炳麟、杨度、孙中山、王国维等就容易,反过来未必。由梁启超而向前延伸到孔子进行阅读,都会比较容易达到畅通状态。向后比如阅读胡适,几可以一目了然,但反过来从胡适而读梁启超,则可能滞碍难解。故,读梁启超一人,最能得阅读中国书通达之枢纽。

(本文作者为学者,著有《梁启超哲言录》)

【名人书架】

本期登场:陈心想

(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,著有《明尼苏达札记》)



1.《古典今义札记》

本书是通过对古典的理解来观照现实,比如孔夫子的“祭如在”的智慧。书中说:“孔子并不否定人的力量,但对人的力量有所保留,有所控制,有所转化,有所引申,这是孔子很了不起的智慧。”就是说,孔子依然为“神灵世界”保留了位置 and 空间,对人本身有所保留,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。因为“取消了人心上面的存在,赋予了人无所不在的权力。打倒了皇帝,取消了神灵,推翻了上帝,抹杀了传统,甚至砸烂了秩序,人没有忌讳了,人失去了必要的监督与限制,所以人无所不为,无往不胜”。

2.《乔布斯:一个想法与众不同的人》

这本书告诉我们,如果乔布斯做桌子,即使这个桌子面向墙壁的一侧永远不会被人们看到,他也会做得与人们经常看到的一面一样认真到位。我们做到了吗?

3.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

这是经济学家米尔顿·弗里德曼的经典著作,沿袭哈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,该书再次让人们信服,基于市场的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。

4.《论美国的民主》

这是托克维尔的两大名著之一(另一本是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),在这个大部头里面,我尤其对他就美国人对自我利益的正确理解(self-interest well understood)的观察印象深刻:我们的利益不是孤立的,是相互依存的,他人的利益的保障也是自我利益的前提。

5.《乡村江湖》

这本书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似乎久远又像是在昨天的上世纪80年代,在农村看露天电影,乡村“混混”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的情景。后来在改革开放中,这帮“混混”的一部分,让乡村成为了一个只有利益、不讲道理的“江湖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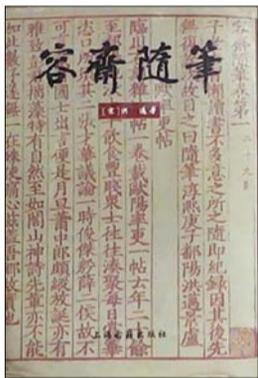
6.《统计与真理:怎样运用偶然性》

这是统计学鼻祖式人物C·R·劳写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,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关于统计学在实践中应用的故事。比如政府部门对灾民的社会救济,地方上报虚报账目,怎样可以查出来?请来了统计学家,因为盐的价格低,不值得冒险虚报,比较可靠,统计学家就根据食用盐的测量出灾民人口,从灾民人口来推算其他物资实际需要量,从而查出了救灾物资虚报的情况,为政府挽回了大量资金。这本书认为,在理性的基础上,所有的判断都是统计学的,很值得思考。

【古书今读】

重读《容斋随笔》

□王春南



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,上世纪80年代读过一遍,颇有所得。过了将近30年,我又将《容斋随笔》细细读了一遍。我想,洪迈是读过百遍《汉书》的人,是博通经史的人,他写的随笔,应当是值得反复阅读、玩味的。这次阅读,重点关注书中论史部分。

此书论东晋帝王的一段很经典。书中写道:“西晋南渡,国势至弱。元帝为中兴主,已有‘雄武不足’之讥。余皆童幼相承,无足称算……”皇帝大多很弱的东晋,为何能享国百年?有什么招数吗?对此,洪迈是这样回答的:“尝考之矣,以国事付一相,而不贰其任,以外寄付方伯,而不轻其权,文武二柄,既得其道,余皆可概见矣。”

东晋王朝有两条做得比较好:一是信任宰相,放手任用,不予掣肘;二是信任封疆大吏,不轻易更换。如晋朝西大门的荆州,刺史常常掌管七八个州的军政,“力雄强,分天下半”。80多年间,只任用了8位刺

史。洪迈认为,这样做的好处是,“将士服习于下,敌人畏敬于外,非忽去忽来,兵不适当,将不适当之比也”。

《容斋随笔》议论北宋权臣蔡京很到位。洪迈将蔡京与唐朝权臣杨国忠作了比较:杨国忠专政舞权,“犹令侍中、给事同坐,以明非骄。若蔡京之盗弄威柄,则又过之”。杨国忠作为右相兼吏部尚书,将应试合格者召至私宅给他们分派职位,为表示“公开、公正”,他让左相陈希烈和给事中坐在旁边,实际上是做做样子,由他一人说了算。而以大师的身份统管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的蔡京,就在家中办公,并接待跑官者及跑官中介。分派官职他一人作主,暗箱操作,连装点门面都不需要。

一次,蔡京弟弟蔡卞带着跑官者吴说来府上,蔡京在便室接待。一张桌子上放着笔砚、三寸阔的玉版纸纸条数十张。蔡卞说,常州教授某人,长期位置没有挪动。蔡京问:“何以处之?”蔡卞说:“须与一提学。”蔡

京取一纸,书其姓名及“提举学事”四字,而缺任职地点。他问:“要何地?”蔡卞说:“其家极贫,非得俸入优厚处不可。”蔡京于是在纸条上写了“河北西路”四字。河北西路提学掌管四府九州六军六十五县学政,位置不可谓不高了。

正在这时,福建转运判官郑可派一名士兵送来一封信,并献上新茶。蔡京马上给郑可批了个“秘撰运副”的官职。蔡卞这才说到同来的吴说:他是安中司谏之子,某人外孙,舒王夫人姻眷,欲求一省局官职。蔡京问,有大臣向朝廷推荐吗?蔡卞避开这个问题,答道:“打套局”正好有空缺位置。于是蔡京又批了一张条子。吴说回到借居的堂姐夫、门下侍郎薛昂家,对薛昂讲起了以上批条子的事,薛昂告诉他,三张条子均已落实。三寸阔的条子竟有这么大的威力!蔡京专权、弄权超过了杨国忠。

(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)

【书与人生】

梦中的约翰·克里斯朵夫

□柳已青

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汶上县寅寺镇一中读书。利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,我订阅了《中学生阅读》。这个杂志有一个栏目——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经典作品赏读。每一期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,读完之后,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中,而盼望下期杂志到来的心情开始积聚。在乡村中学一隅的少年,通过阅读,看到无垠的天空,浩瀚的海洋,一个悄悄打开的文学的世界。

打开了一扇窗口,此间的少年,将好奇、探视、渴盼的眼光,投到这个无比神圣的文学殿堂。我看到了一群大师的身影:威廉·福克纳、海明威、帕斯捷尔纳克、肖洛霍夫、索尔仁尼琴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……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段,谁闯进了你的内心,谁就会获得“永久性居住权”。这些大师的身影,伴随我走过贫寒的求学时光。读高中时,我考大学的强烈动机之一就是——在大学的图书馆里,可以读到他们的经典著作。

1993年9月的一天,我走进山东师范大学北院,我在图书馆和阅读书籍改变了世界,读书丰富了人生

览室扎下了根。读书累了,就到教学楼外的操场上漫步。在周边长满芦苇的大操场上,我常常抱着几本书,在一片白头的芦苇中,沿着操场的跑道缓缓而行。阅读的范围不仅局限在文学范畴,古典诗词、美术理论、哲学著作,都有涉猎。但带来巨大心灵震撼的是傅雷译著《名人三传》以及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是我阅读历程中的一块碑石。

当年在秋风扫落叶的时刻,我虔诚地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句子:只要你怀着虔诚的心情打开这部气势恢宏的巨著,作品中的灵光、伟力、强烈的爱、坚韧的抗争如同激流一般飞涌而来,醍醐灌顶般获得新生命的感觉。只要你沉浸其中,一颗心如同夏夜中的大树随风摇曳、起伏,眼泪簌簌地落下来,为艺术,为人生,为人类诞生的新英雄。这就是傅(雷)译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——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,一阙贝多芬式的交响乐。

我至今都记得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的开头:“江声浩荡,钟声复

起……”每个卑微的灵魂,遇到这样的声音,内心就会变得纯粹,澄澈,清明,顿悟生死:“当你遇到约翰·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,便是你将死而不死之日。”冥冥之中,我在有了一点思考能力的1993年的深秋读这本书,突破了狭小的自我。“每个人都要轮到去登上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,每个人都要遇到千古不灭的痛苦,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,每个人都追随着抗拒过死,否认过死,而终于不得不死的人。”每个人活着,都应该追求精神的自由、独立的人格,都拥有梦想的翅膀,摆脱尘世的束缚。

在阅读这部名著的日子,我的梦中曾经出现过他的形象。这正如多年之后,我殚精竭虑写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时,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

的血与火之中,在梦中与陈寅恪、金岳霖等人相遇。目光扫过《喧哗与骚动》、《老人与海》、《日瓦戈医生》、《红轮》、《获救之舌》、《百年孤独》……心中顿时升腾着云霞一样的光芒,这是我梦想成真的一刻,年少的渴望,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,得到了满足。